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衘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許紹錦

明文海卷二百十

餘姚黃宗羲編

序一

小四書序 朱升

上章困敦愚赴紫陽書會與朋友商確為齊生定讀書次序首蛟峯蒙求凡將者急就之傳也名物者小學之先也次勿齋字訓性理學問天人之道治教之原也次陳先生歷代蒙求使知古今朝代之略次黄成性之學

提要使知傳統事迹之詳此四書者四字成言童幼所便精熟融會宇宙在胸中矣然後循序乎六經之學歸趣乎孔孟之教究極乎濂洛之說休日則事筆札而考蒼雅餘力則記名數而誦詩文庶幾入門適道有序有條本末兼備終始相成者矣夫讀書不可無註解然註解與本文相離學者若不能以意相附則非徒無益而適滋其惑故愚於諸經書往往與之旁註使學者但讀本文而覽其旁註一過則了然無繁複之勞也今此小

四書者語約而事意多故旁註不足則又表註於闌上使教者有所據依而學者易於記憶此區區之至意也既脫稿刻之齋會題曰小四書以別晦菴四書云

刑統賦解序

朱升

魏文侯師李悝者法經六篇曰盜法曰賊法曰囚法曰捕法曰雜法曰具法衛鞅受之以相秦改法為律漢相蕭何增戶興廐三篇為九章之律叔孫通益所不及為十八篇武帝作見緃監臨部主之法魏命陳羣等增損

漢制為十八篇晉命賈充等增損漢魏為二十篇南北兩朝沿革不一唐因隋制令房玄齡等斟酌損益為十二篇高宗永徽中長孫無忌等復增疏義名例第一魏因漢舊改其律為刑名第一晉賈充等於刑名中分為法例律宋齊梁及後魏因之北齊并刑名法例為名例後周復為刑名隋因北齊復為名例唐因之衛禁第二秦漢及魏未有此名賈充等酌漢魏之律隨事增損創制此篇名宮禁律宋至北齊以關禁律附之更名禁衛

隋開皇改為衛禁唐因之職制第三起自晉名違制律隋開皇改為職制唐因之戶婚第四漢承魏秦之後創加戶律北齊以婚事附之名婚戶律隋以戶在婚前改為戶婚唐因之廐庫第五漢制九章創加廐事晉以牧事合之名廐牧律隋開皇以庫事附之更名廐庫唐因之擅興第六漢制興律魏以擅事附之名為擅興賊盜第七李悝法經有賊法盜法自秦漢至後魏皆名盜律賊律北齊合為賊盜律隋唐因之鬭訟第八自秦至晉

未有此名後魏分前魏繫訊律為鬬律至北齊以訟事附之名鬬訟律後世因之詐偽第九魏分賊盜為之歷代因之雜律第十李悝法經有雜法後世祖襲為雜律捕亡十一李悝法經有捕法後魏更名捕亡迄唐因之斷獄十二起自曹魏分李悝法經囚法而出此篇後世因之以上唐律十二篇周世宗時詔詳定之號大周刑統二十二卷宋太祖朝竇儀等修定刑統為三十卷至時律學博士傅林取其綱要撰刑統賦後世註解此賦

雖多或贅或略未免疎謬今訂定之至元後三年歲在丁丑二月上澣新安朱升題

墨莊率意録序　朱升

墨莊主人朱升平日事師交友讀書聽語下至里巷山野樵漁婦女一言一事於人有補者莫不謹服而博取之既又慮積之多時之久聰明退而忘之也遂筆録之其為録也不起藁不擇詞不先經後史不外子内儒得於尊者不敢攘其説聞於賤者不敢匿其名不務簡古

他日可以删不厭煩碎他日可以考故名其録曰率意是録也下及庖饌工巧之瑣末高人所不屑觀上及道徳性命之緒餘俗士所不得與下於我者既不敢預此上於我者又不屑此則是録也直以率吾意而已雖然知我意者以為備遺忘不知者曰腐儒之陋也人之所通擯也至治二年龍集壬戌三月望日序

類選五言小詩序　朱升

玄黙攝提格夏暑異甚僕居山閣目益昏不得徧讀素

習乃取五言四句古詩迄於晚唐得三百餘首類推之以授羣童為類凡三十有八一曰直致詩以此為忌而亦以此為難序情寫景而無事乎排比紐捻盤摺組繪之工所謂浄洗脚靣而鬬好者也二曰情義倫紀者民之彞也三曰工緻詩老所獨繼響寡聞焉四曰清新則亦不易得者也自是而下曰高遠曰富麗曰豔冶曰凄凉曰衰暮由所接不同曰曠遠曰豪放曰俊逸曰清潤曰沉着則又繫乎其人矣邊塞也宫閨也客旅也發乎

其情有非常者是以離别悲愁思鄉感舊之作出焉至於懷想寄贈則盡乎人慨歎消遣則盡乎已諷諫而不訐頌美而不諛嘲戲而不謔皆所謂民之性而先王之澤者此外有懷古詠史之吟景物風土之述時事之紀與夫樂府之舊章風人之古體或有設為問答者或以一句兩句之佳而傳者以至女流靈異之作亦附見焉先儒謂人聲之精者為言言之精者為文而又有曰文之精者為詩夫自三百篇之後變而為詞賦又變而為

歌行長律流衍極矣則五言絶句者詩之尤精者乎才多者斂束於此固汗血千里之折旋蟻封也始學者之從事於此非江源之濫觴乎鄉先生曹公教人下筆之初以字少語直為事其言曰直說則意易見字少則病不多僕編小詩以直致之體先之實本乎此夫泉之始達直流而已其出漸遠衆流合焉磯而激風而波盛大流行而千態萬狀非泉之固欲如是也始學者識之楓林病叟朱升題於齊明閣

讀貨殖傳

趙汸

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面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賛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為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

見學者先讀此賛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書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盖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即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宣曲任氏以田畜髙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盖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眷眷於

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利貴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筭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屢言税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為財利所以深誚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末言富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奸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為天下國家者不

當下行商賈之事盖是當時親覩言利之人悮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為知太史哉雖然遷之言亦激矣予獨謂其書明白諄復如是千百年來讀者猶未能深悉其意況夫六藝之古遠淵奥而傳注家自謂盡得經旨可乎

題羅鄂州小集目録後　趙汸

右鄉先達宋朝奉郎權發遣鄂州軍州事羅公文五卷

權通判鄂州軍州事臨江劉公清之所編次公與劉公同官于鄂公既卒官劉公因以是編刻置郡齋於公平生所著不能十一故題曰小集其藏於家者餘五十卷不幸一再傳而中絶遂俱亡矣惟新安志爾雅翼二書吾郡嘗刻諸梓此小集者郡人亦嘗再刻之故家有其書兵火後板本既弗存三書皆不易得矣汸避地還藏書多散失求小集於友人又得鄉先生陳公櫟所傳本而正其疑謬頋二家本皆前缺篇目乃為録如上宋南

渡後士大夫經術政理無愧東都惟文辭若與世俱降者雖能言之士叅立角出各名一家高文大冊照耀先後而慶歷元祐之風軌邈不可追矣公之為學自三代制作名物帝王經世之迹古今治忽之變下逮草木蟲魚之隐賾博考精思靡不淹貫起歐陽王曾氏上接秦漢求其合作而斟酌劑量之故其為文質厚中正而節度謹嚴本人倫該物理關世教而未有無所為而為者使天假之年恢廓光大見諸設施議論風旨自本朝而

達天下則韓歐諸子所以彌綸昭代者赫然復見於當時夫豈至於散落僅存如今所傳而已然則劉公既深哀之而朱子每見其文輙推讓之比聞其即世而歎惜之者其不以斯歟公早歲嘗以蔭授京官矣考滿歸即請祠既第進士得縣矣復請祠越五載迺起倅贑州既滿歸又七年乃得郡其於進退取舍之際如此志之所存何可量也而天固嗇之則當世君子所以重為公惜者豈惟以其文哉雖然公之於文則有道矣公嘗論儒

者之學去已之私以盡其所受之分以施於上下親疎之際前聖有作大經大法皆具今之學者亦求合於彼而已其有不合者積思以通之汰去浮游散越之念而日就親切忽不自知其合矣嗚呼昔之以文名家者葢未及此也以公學於古人而反求諸已者類得其要如此於文辭其有不合乎讀公之文者試以此言思之公諱顒字端良號存齋劉公字子澄後鄂州卒一百八十一年甲午歲十一月日南至趙汸書

跋謝翺冬青樹引後　趙汸

予為兒童時嘗見文字一篇記嘉木揚喇勒智發宋陵將建塔錢塘舊大內越中有義士夜募諸少年别求遺骸盡易其所暴露者後雖取去與牛馬骨雜瘞塔中意非真龍所蛻矣其義士與作傳人皆不著名氏自馬相而下題其後者十數公亦隐其名所叙述却甚詳且言是夕事幾覺有踰垣折足者然予後遊錢塘問於父老乃無人能言其事或云是塔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

裹浮圖央之若瓠壺者使皆無名氏遺骼何以能動天如此予無以應之張孟兼所注謝臯羽為唐玨玉潛作冬青樹引蓋是暗記此事向所聞義士者豈即玨耶然注中或言是王修竹又何人也此大奇事非季布劇孟之徒不能辦數十年間豈無族人子孫能言其事者乎孟兼更博訪好事君子儻得其實宜詳注謝詩以傳儻能一過越中訪問南山陲求得植冬青故處封域而表揭之且記其事於郡乘又一大奇事也毋徒曰疑以傳

疑而已

跋東坡尺牘後　趙汸

宋禮部尚書贈太師東坡蘇公忠義貫日月名聲塞宇宙蓋千載一人也妙齡登高科思以文學經濟如賈太傅陸宣公中歲偃蹇不偶留心佛乘交友禪伯如白樂天柳子厚晚節播遷嶺海遂欲陰學長年超然遐舉如安期生梅子真此公平生學術三變見於手筆書疏者具有本末也若夫文章妙天下特其餘事傳周易尚書

解論語亦博洽之及耳要非志氣所存然公嘗有曰膠西多古君子使蓋公直往來其間軾何足以見之與答陸子厚書所論黃高人之意適同噫内聖外王之道不明而豪傑之士不能忘情於方外者如此然則世人所求於公者殆其粃糠土苴耳至正己丑秋過倪氏㸃川寓居敬書此於其所觀東坡尺牘後

書所編李文公集篇目後　趙汸

李文公集十有八卷凡四百篇江浙行省叅政趙郡蘇

公所蔵本某既從公傳寫復總其篇目於上始汸見歐陽公論文每稱韓李其讀幽懐賦恨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議論而老泉蘇公亦謂李文其味黯然以深其光油然以幽自是每欲求其集觀之不可得所得者文苑英華中數篇而已既又見豫章黄公謂皇祖實録文如女有正色又予朱子論復性書雖病滅情之旨出於釋氏而亦善其有如此思慮益以不覩全集為憾至是迺請於公而得之甚慰也公名翺字習之中進士第元和

間為史館脩撰疏言既以武功定海內當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文德與太平不然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因條上正本六事憲宗不能用後遷禮部郎中面折宰相李逢吉過失移病去雅好推轂賢士韓文公嘗書與之云于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材爾其復書以為韓公雖好士惟有文章兼附已者無所愛惜或不能然則不肯薦拔與已不同又嘗以書責裴晉公居相位道不行忍恥內愧不能引退其於師友及知已厚者骨鯁無諱

忌如此則視逢吉輩何所憚而唐史乃言由不得顯仕怫鬱無所發面斥逢吉既斥之又自懼而去其言牴牾非事實甚明昔人謂韓公於學莫如文章於德莫如好直而習之文行庶幾似焉則以韓謚名而韓李並稱可無愧矣毅政公將刻梓以廣其傳於學者故訪竊著其為人大略且非排史氏之妄以明歐陽公為知言云

八詠樓詩紀序　宋濂

八詠樓在婺之城上西南隅其建立也實昉於武康沈

休文齋隆昌初休文以吏部郎出守是邦刑清訟簡號稱無事既創樓名之曰玄暢復為詩八詠以寫其山川景物之情宋至道中馮伉來知州事以為永明之體實本於休文而祖於徐庾心尤篤好之勒其辭於石置之樓下且更玄暢為八詠期以傳示於無窮於是薦紳之家相繼有作春容乎長篇鏗鏘乎短韻粉版玄書光溢於四壁矣好事者嘗輯為一編鍥諸文梓兵燹之餘漫弗復存南峰楊尊師竊病之乃與其徒胡君玄範旁搜

遠采筆以成書上自休文下迄近代凡有所作麗及於
樓者靡有所遺瀌頗讀而疑之休文固知名之士其在
齊梁之間立朝大節不能無所憾夫不能無所憾則人
將棄之奈何其詩獨傳於今也豈解佩被褐果有慕君
戀闕之意歟抑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或可以驚世而駭
俗歟瀌之愚皆不足以知之意者婺為禮義之邦士君
子世惇詩書心存忠信往往勇於自治而不暇責人稍
有寸善揚之惟恐不亟況休文嘗為民上者歟古所謂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者獨吾婺之為然歟然而休文至今近九百載來守婺者不知其幾人泯泯而無聞者固多矣三尺童子過斯樓之下者亦能指曰是休文之遺跡也此無他誠以葩藻之辭好者既衆故傳之者久耳浮文艷句有識者之所不道尚能烜著震耀之若此則夫道明德立其言足以繫世教之重輕者又將何如歟學道之士益思有以自勗焉可也紀中賦凡若干首古詩若干首絶句若干首分為三卷卷後各有其竹素有

續得者輙補入焉南峰名道可字某南峰其號恂恂有賢行望而知為好古之士今主領寶婺觀事觀與樓蓋聮峙云

水經序 王褘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録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為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至新

唐志始謂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盖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鼂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即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即狄縣安帝所更名菏水過湖陸即湖陵縣章帝所更名汾水過永安即彘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出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為矣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宫南

則昭烈托孤于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為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為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為此書及郭酈二氏為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

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為欽作無疑葢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為欽所作哉通典謂郭注多疎略迂恠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巻固完而舊本往往失於遷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甞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間唯水為多故水者地之脉絡也大川相間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棊

布皆因水以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緜亘無易州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不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為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於州縣以為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彼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之與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而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其源

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纒絡枝煩條貫類皆搜渠訪瀆靡或漏遺總其槩而攬之天下可運於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為近古而不可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為地理學者莫不即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而無所據桑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故予因為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其要者

風水問答序　胡翰

烏傷朱君彦修故文懿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最久嘗有志當世充賦有司不合退而學醫猶幸其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書成示予雙谿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

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為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秘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辯之以為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為宫室以處審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祖宗之神上參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骨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令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

用之以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為都邑宮室設也而冡人墓大夫之職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為得也惜其書不見於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晦菴朱子以忠貫禍夫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乎其人覩於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篤惟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為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計其平日之所

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簀之日必能是正其說傳信於人而顧使翰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嘗惕然於先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拱璧昔里有余禎者以是術游江湖間卲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虞公稱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楊之非而不悟指蒙非輅所作則與翰同一惑也書之於篇朱君其幸終有以教之

古樂府詩類編序

王禕

太原郭茂倩裒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定為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為尤甚自制氏為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況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辭辨其辭而意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謠詩

人之諷詠至於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獨何歟盖詩之為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成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强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蹙其或好樂而無主因敝而思治

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内之為閨門外之為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令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黄門鼓吹鐃歌横吹相和琴操雜曲攷之漢辭質而近古其

降也為魏魏辭温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為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為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邉聲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纎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襞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況欲反於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美事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齋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徳盡羣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凉伊之按莫

不雜出以為中國朝廷之用慆心盈耳不復知其為教化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憾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為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郁離子序　徐一夔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奥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巳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處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為巳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兵辟公叅賛而公鋭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茍且抑而不行公

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為十卷分為十八章散為一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已慎微修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徳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槩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羣疑辯愽竒瑰工于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

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確然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闔孫吴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為非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為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畀之維新之朝乎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略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勲大臣丹書鐵劵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維楚

有材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一夔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邸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仲璟懼其散佚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為之序顧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第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為榮幸

因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温括蒼人若其言行之詳
官勛之次則具在國史茲不著

六書本義序　徐一夔

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成周保氏之職以六書教國
子而書之設以同文為盛故又有外史掌達書名行人
掌論書名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者得為
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則糾率之其掌於官可知已
夫書非曲藝也大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

今成敗得失之迹九流百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乘錢穀獄訟米鹽碎務之記注莫不有頼於書蓋不容於一日廢者也而所書之法六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為法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聲清濁之别五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於謬舛自夫官失其守大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為象形者有之以會意為指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為假借會意為轉注其失滋甚於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

本真者已越人趙君撝謙深以為病取許叔重而下諸
家論著之書攷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
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為凡
例以總其綱為圖說以括其要分為十類著為十二篇
釐為三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譌
舛之患矣嗟乎大夫士之於六書譬之麻縷絲絮莫不
以為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蒔育稻粱魚肉莫不以為
食也而或不知其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情之大

較撝謙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史行人之所掌而能用力於衆人所略之地何其用心之専也哉撝謙系出宋宗室志慤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為文辭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尤其盡心者也方國家較正韻譜徵至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監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書成徵余序之雖然余固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藴以撝謙請之

力始著其用心之專云爾

古詩選唐序 蘇伯衡

詩之有風雅頌賦比興也猶樂之有八音六律六呂也八音六律六呂樂之具也風雅頌賦比興詩之具也是故樂工之作樂也以六律六呂而定八音詩人之作詩也以賦比興而該風雅頌但詩人作詩之初因事而發於言不若樂工作樂之初先事而為之制焉耳嗚呼韶簫也大夏也大武也以至於秦魏齊諸國其樂之作也

陳之以八音和之以律吕未甞不同也而其音則未甞同也商也周也魯也以至於邶鄘衛諸國其詩之作也經之以風雅頌緯之以賦比興未甞不同也而其音則未甞同也樂之有治有忽不繫八音六律六吕而繫世變詩音之有正有變繫風雅頌賦比興而不繫世變哉夫惟詩之音繫乎世變也是以大小雅十三國風出於文武成康之時者則謂之正雅正風出於夷王以下者則謂之變雅變風風雅變而為騷些騷些變而為樂府

為選為律愈變而愈下不論其世而論其體裁可乎李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其世盖屢變矣有盛唐焉有中唐焉有晚唐焉晚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中唐之詩也中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盛唐之詩也然盛唐之詩其音豈中唐之詩可同日語哉中唐之詩其音豈晚唐之詩可同日語哉昔襄城楊伯謙選唐詩為唐音録蜀郡虞文靖公序之慨夫聲文之成繫於世道之升降而申之以一言曰吾於伯謙之録安得不歎夫知言之難也盖

不能無憾焉無他文之日降譬如水之日下有莫之能禦者故唐不漢漢不秦秦不戰國戰國不春秋春秋不三代三代不唐虞自李唐一代之詩觀之晚不及中中不及盛伯謙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其豈不以此乎然而盛時之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之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也其亦異乎大小雅十三國風之所以為正為變者矣詩與樂同一道也不審音

不足以知樂不審音則何以知詩伯謙之於音如此則其於詩也可見矣此文靖之所以不能無憾也歟平陽林敬伯蚤歲謁文靖之序深有概乎其衷及遊國學質諸博士貝廷琚劉子憲而知唐音去取出其嗜好也其主蒙陰縣簿暇日乃更選焉非有風雅騷些之遺韻者不取也得七百六首隨其世次釐為六卷以所選皆五七言古詩故目為古詩選唐敬伯之言曰竊聞詩緣情而作者也其部則有風雅頌其義則有賦比興其言或

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其篇或長或短初曷嘗拘拘於其間哉又曷嘗曰我為風為雅為頌也因事而作出於國人者則曰風出於朝廷者則曰雅用之宗廟郊社者則曰頌又曷嘗曰我為賦為比為興也成章之後直陳其事則曰賦取彼譬此則曰比托物起意則曰興如斯而已矣奈何律詩出而聲律對偶章句拘拘之甚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盡廢矣故後世之詩不失古意惟有古詩而今於唐詩亦惟選古律以下則置之而況唐

之詩近古而尤渾噩莫若李太白杜子美至於韓退之雖材高欲自成家然其吐辭暗與古合者可勝道哉而唐音乃皆不之録今則不敢不録焉余偉其論之確識之敻而選之精也是以備著之嗚呼此詩選勝於唐音甚遠使文靖復生而見之寧不快於其意必有以發揮敬伯之用心者矣惜乎九原莫作顧使余序其篇端也

六經師律序

吳沉

嗚呼兵者國之大事也聖人之所罕言而不敢輕用者

也古之時文武為一途士之途未嘗不知兵也後世析文武為二途而兵之學寡矣有能言者下之人不以為狂則上之人必以為諱幸四方之無虞宜無事乎此也茍或有警將求若人而用之不亦遲乎古之兵謀戰策多矣歷代以來散亡畧盡今之存而顯著者七書而已七書者司馬法六韜孫子吳子尉繚子三畧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也前代嘗以之頒布武學令天下誦習之謂之武經世之談兵者尊之仰之真猶儒者之於六經也

夫行師不法聖人則是為暴曾謂彼七書而可以為萬世不刊之典乎何當時之襲陋而不悟也以七書考之三略尉繚子已有可疑漢志雜家尉繚子二十九篇兵形勢家又有三十一篇今書有二十三篇則不知果其本真否三略三卷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所撰其亦信然乎若太公六韜與李衛公問對則灼然依托者也其為古書而可信者司馬法及孫吳乎太史公稱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究其義漢時存者百五十五

篇班固入之於禮今之存者僅五篇而已蓋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夫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五篇之傳其穰苴之遺乎然亦非齊之全書矣吁先王之兵制盡在古司馬而今不可得見矣宜孫吳之巋然而獨髙也班固志藝文時兵家者流總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而孫子冠其首觀夫十三篇之書備奇正用機權量彼度已先計後戰變化開闔其用不窮亦深妙矣哉雖然謂武之書為秦漢兵學之

祖則可謂三代之兵學亦若此則不可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為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吾恐其非聖人意也世道日貶民論日卑論將帥則以勇壯擊刺為賢能語行陣則以奇譎設伏為巧妙若曰我將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雖三尺之童亦指以為迂闊而不切矣昔者荀卿子之非孫吳有曰彼孫吳也尚勢利而商變詐者也又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

武卒不可以值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伊吕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孫吳之徒皆身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説可謂當哉至揚子雲亦復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子雲之不喜孫吳其意美矣然不知子雲當時所見司馬法乃古之書耶抑穰苴所述之遺耶聖人於師中之事雖未嘗一一悉言而其宏綱大用則豈不可得而窺哉盖兵之始作也非聖

人之私意也天地之所造設聖人觀法之而已掌之有其官定之有其制教之有其時備之有其素歌詩以勞之誓戒以齊之上順乎天下應乎人廓然大公至正之心炳然神武不殺之德豈孫吳之所可得而測識哉間甞不自揆度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其言其義有涉於師征者輯録而類聚之定為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竊取子朱子儀禮集傳師田篇之意而不自知其不可

也若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强大僭侈兵法軍制俱非先王之舊曰侵曰伐曰圍曰入曰追曰擊曰襲曰取曰敗曰滅聖人不厭其書於簡册者誠誅黷武之罪以示萬世之防學者當自其全經而講焉不得而盡録也至於夾谷之會則以吾夫子之文德武備於是可見故特取之以繫於兵用之篇嗚呼有國家者於平居暇豫之日能謹夫修齊治平之道兵無由而作矣如其萬一猶當按聖人之遺經法聖人之運量豈不足

處天下之大事平天下之大艱而又奚假於孫吳乎此是篇之所以一本於經而不容附以他書之說也天下之事固有以新奇而為世所好者亦有以陳常而為世所厭者有人於此曰我善為孫吳則必肅然聽之矣如曰六經之中未嘗無兵法存焉則必譁然難之矣習俗之移人至此乎方當四方合一文治聿興之時草茅之士得以餘力及此極知韋綴聖人之經犯非所當言之戒其罪無所逃之然有備可以無患考古所以制今世

之君子當有採焉

讀戰國策 方孝孺

文武之道至於春秋之世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隳而簒弒爭奪之事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為義狼攫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

者尚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然諸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興師臨之而徼其鼎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由來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恥衰矣譎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辯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揺人之位非間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倨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體以冀其哀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

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澤餘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兼知匡扶其國久而後俱并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巍然獨伸其尊以為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即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

讀呂氏春秋

方孝孺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為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為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為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

賔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公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為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黄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榖共生為成湯以魯莊與顔闔論為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闗内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

易一字者豈畏不韙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為相者乃廣致賔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為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寛也

明文海卷二百十

明文海卷二百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序二

彭氏族譜辨疑序 解縉

甚哉公議之難明也而世謂甞明於身後非謂國史之傳足以考信歟未也時移事去過其舊鄉詢其故老稱人之善者無所佞諛言人之不善者無所避諱考其成敗之跡與其言行之遺以推原其用心庶幾足以知之

然猶未也國史固不足盡信賢人之隱徳難知而凡傳記所説私家之所纂録或朋友私與其所善子孫欲盖其所親亦有姦諛未死之先逞其胸臆之見筆之於書以授其人令身後出之以為信實是非錯謬又有甚於國史之傳訛昔人有言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欲知其人之善惡是亦在并視其子孫之隆替可以徴之也唐末五季豫章廬陵之亂極矣鍾傳起鄉兵策功至通顯已而驕恣其下復亂賴危全諷彭玕兄弟起而救其

弊粗定一方傳奏全諷為撫州玕為吉州雖由傳所薦
實唐室之命也楊行密既背唐以自為則脅江西從之
獨全諷及玕不從仍唐刺史之號各守境土以拒行密
則二人者特立不從亂固唐之忠臣也厥後勢孤援絶
不得已而奔馬殷未嘗為之臣也殷亦念同盟以客禮
待之獨鄉之傳聞與私家纂録多毀其務報仇為剽撃
刦州人往臣於楚葢是時全諷死光稠降玕既去而行
密盡有江西鄉人亦多仕於楊氏矣玕固楊氏所惡也

則其毀短玗者非私怨則為楊氏惡之矣玗之不死宜必有以報唐室者不幸梁唐繼簒志不獲伸惜哉又其事多散出於國史不得其列傳獨其子孫之盛有非私家所得而抑之者盖天之報之也故翰林危公太朴嘗敘其族出於全諷建昌撫州之有危氏猶吉之有彭氏榮盛相埒兩家善慶之積公議之明亦可得而徵也予友彭君子斐以家譜來京師名卿鉅公既皆為之序乃以示予予頗通氏族之學請著予所聞以考正焉譜稱

彭宣氏事漢成帝為大司空而北齊陳留王樂其九世孫予按宣事孝哀以二千七十四戶侯長平薨謚曰頃子聖孫業嗣侯遭王莽始廢而譜略之成帝下距北齊將四百年來不應纔九世疑上當有十字蓋譜之增續傳刻屢失徵或有此遺脫也又云陳留王六世孫景直值唐中宗為禮部郎官其後有構雲天寶中衣州刺史李景以名聞上遣中使齊延立名之至再乃行上欲官之辭歸遣中使房嘉送之加賜東帛號其鄉曰招君有

震山釣臺石室其所居處今袁州宜春也予按宣家淮陽樂家安定而景直但云世居淮陽豈遷徙不常故略之歟中宗時距天寶未遠景直構雲非父子則祖孫耳譜稱構雲之子始家廬陵而不著其先以何時居宜春予以他書考之蓋自景直之先隋之季世而譜失其名不敢妄加蓋謹之也又云招君之子玆憲宗時進士為進賢令三子伉倜維岳皆進士而倜登第在德宗貞元七年為令宜春父玆登第在其後蓋玆十七生伉十八

生倜倜登第時纔十九玆登第時年五十二相去十六七年且以年少榮升而父差池晚世固常有此也倜生輔信州長史五子玗其第四子其世德既如此譜稱其乾符初投筆舉義兵不著其居里按史稱玗世家廬陵今吉水永豐故廬陵縣地南唐保大八年始置吉水旋廢雍熈元年復為縣致和元年始置永豐今永豐之沙溪吉水之豐口墳墓具在玗以後唐長興四年癸巳三月薨年八十敕葬長沙楊氏太和之五年也未四年而

楊氏國亡始歸葬折桂鄉之豐口玕之生當在唐宣宗大中年也癸酉起兵時纔二十餘耳州志稱平湖有彭玕疑塚所居必在長溪豐口之間其為吉水人無疑也又云乾符丁酉謁鍾傳命鎮王嶺按王嶺在今吉水之蘭溪其上倉廩府庫之迹猶有存者其前有山曰張歙察乃吳將屯兵對壘之所初玕以門第領胥徒為州從事即棄去歸鄉與兄弟治兵王嶺非傳命鎮也傳以中和二年觀察江西而撫州亂賴玕及全諷平之傳始上

其功為刺史未嘗私謁傳也譜稱乾化初授檢校太保後唐長興壬辰加太尉封安定王以疾辭不拜予按乾化之時馬殷尚在羈縻莊宗克梁殷始入貿玕不與偕行其志可見長興封王之命猶且辭之朱温太保之命其不受可知矣然則但稱吉州刺史者固玕之志歟今吉州自唐初所置故無城玕始築宋季丞相江公萬里為守以兵少減其舊之半其故址襟山帶江雄據要害元季措置緒餘猶可想少年起事白首百戰干戈從容

不廢講學真豪傑之士哉故楚國大司徒歐陽文公以為使吉州遇時得君當不在郭汾陽下不虛語哉然予嘗過華州仰思汾陽之風低徊其故里而訪其子孫又不如彭氏之在吉者遠甚彼此先後所得又何較哉玗長子世家廬陵顯者有博士齊太子中允應求賀州刺史君醇御史中丞思永程伯子其壻也其在鄱陽有汝勵治平進士第一吉水豐塘有方迴寶祐南省第一人其在鏡方有應瑞應星應祈方界晉起予皆進士子美叔

季新叔士龍九齡必達士傑禹玉德高子明子承仕皆有名吾子斐其後賢也增修是譜其善承先祖之志哉

書文章正宗　楊士奇

右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凡七册今存五册欠卷一至卷八不完余客武昌時假館授徒有秦叟者以二子從叟耿介豁達賈書為業所畜有十餘年不售者以是坐貧數月東脩無所入叟曰先生用書惟意所取也為取大學衍義及陶淵明詩叟以為廉指所從學十歲子笑曰

是兒初生時千錢所得耳余曰畜十年不得當萬錢乎叟曰先生自處厚奈何以薄處我余為再取文章正宗叟益以王維孟浩然韋應物詩孟韋詩皆舊刻特完叟復顧余笑曰此書亦靜極當動也余既以書去是夜㑹隣家火延㑹書肆盡焚之明旦余往弔焉叟曰物成敗有定數先日而歸先生以獲全者亦數也余孫攜書在京師姪子相登第賜居崇禮坊一日就吾家取衍義一冊正宗二冊又取陶王孟韋詩及他書歸讀是夜隣舍

火延相家所蓄書盡焚之於是余所得於秦叟者惟存此五册及衍義三册如相後一日持去不及於燬然思叟定數之言固非偶然哉

書胡忠簡公封事槀　楊士竒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槀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揩刻於融州真儇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余者忠簡筆法出顔魯公盖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豐城范璿舜文所為將奏之

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為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於兩府檢志書見豐水志載范璿事云為户部檢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慫慂之胡之逐又贐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為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書蘇老泉文後　楊士奇

右老泉詩文三十餘首與用之同讀全集而擇之者也世之論文章家曰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篇觀於此可知其難矣

書李長吉詩後　楊士奇

洪武戊寅冬余自陶金歸邑中過深湖值雨憩道旁田舍有學館教者延余坐童子從旁誦長吉夢天詩其句及字音多誤余私告教者正之應曰吾受之吾師如此意若不懌然者頃之入告其主人主人出不復問余所

從來揖余曰子奈何非吾師余歎而不應童子益朗誦不休余厭聞欲起避之而雨不止既久余告主人曰讀此汝無所用曷如讀雜字書得用也曰然曰吾以雜字與汝易此何如曰可遂以鈔一貫納主人曰此可得雜字十數部主人喜即命童子以此本納余始問余所從來呼婦取豉湯蕎麥餅為禮雨止送余出門甚恭獨教者於余言終不能平夫於已不明妄自尊重為師以誤人及聞善言拒之不從而又有憾焉與欲教其子不知

擇師徒費而無益如余所遇者皆不可也因記始得此詩又以寓戒云

跋四書待問 楊士奇

四書待問一冊八卷元臨江蕭鎰南金編為科舉之學設也元場屋有四書疑問國初三科猶然洪武甲子始改為四書義此書余初習舉業時受之司倉伯令吾所蓄書獨此最久也

跋史畧釋文 楊士奇

右史畧釋文一册余在京師并史畧二册皆得於隣舍之罷官去者憶年十四五坐貧不得已出為村落童子師以謀奉養之計而急欲此編及字書直音是時二書市直百錢然不能得也家獨畜一牝雞數歲矣先宜人命以易之今致書頗多而先宜人棄背已二十年不及見也嗚呼慟哉

法帖釋文 楊士奇

右宋劉次莊法帖釋文附以陳與義刋誤余初録於武

昌尹千戶盖童子所寫草草來京師重録之尹名昇余客武昌時已七十餘致仕閒居與余厚其為人慷慨豁達有俠氣好草書明四聲等字之學自著書已板行喜賓客尤喜接儒者所居直黄鶴樓之北面大别山江漢會其前鸚鵡洲帶其左治隙地數十畆為園池作小亭其中雜植四時花卉爛然不絶而山川陰晴朝莫之景出於亭下者一望可數百里實據武昌勝處亭中嘉客無虚日余亦數日輒一往醉其間然自余去武昌尹亦

往雷州以卒其地遂廢謾因識此併及其人云

說文字原 楊士奇

右說文字原一册元周伯琦著伯琦字伯温聞之前輩言元至正間初改奎章閣為宣文朝臣咸謂必命庫庫書榜是時伯温雖在館閣精篆書而未嘗上知庫庫日令篆書宣文閣榜十數紙周不識其意一日敕庫庫書宣文閣榜庫庫言臣所能真書非古古莫如篆朝廷宣文閣用篆書為得體周伯温篆書今世無過之者上如

其言命伯琦書下筆稱旨由是益見進用前輩臨事明於大體而不自取其功與引拔人材委曲成就之如此皆不可及因得伯琦所著書輙附志舊聞於卷之末

孔子家語　楊士奇

孔子家語一册在江夏時得之南昌龍參參博學工詩有清思喜規模盛唐吾友夏仲達特愛重之參敦契誼然不能擇交湘中有道士善詩參南游與之厚後道士以符呪敗官并捕其家其父走匿參舟參弟諫不可納

參歎曰豈有朋友之父有急而不容乎弟走告仲達仲達竊謂參曰不忍朋友之父亦念吾有父乎參雖悟終不肯明言遣之道士父心知其意去匿他處數日官跟捕得之他處匿之者同罪家屬皆徙邊參雖幸免罪亦因是盡喪其家資易曰比之匪人參之謂矣若仲達非納約自牖者乎余目擊其事故因此書思其人而以志戒

常建詩 楊士奇

唐常建長安人玄宗時進士授盱眙尉世傳其詩集一卷今已罕見余客武昌時一日同陸伯陽造吳孟勤先生時先生初得此詩以示余兩人伯陽戲曰老師無所用此宜以惠教後生先生可之余曰以教後生則僕當得蓋余少伯陽七歲先生笑指門外汲井者曰二賢請賦此先就者持去余詩先就曰皎潔如明鏡銅瓶下愈深粧成不照影應恐墜金簪遂揖而取之三人相視大笑伯陽遂不復賦謂余曰宜録一本納我以謝不悌既

歸即録送伯陽伯陽取謝玄暉詩見報謝詩亦今所罕見者後相姪持去失之此詩余得之二十餘年伯陽去世十有三年吳先生捐館亦十年矣每一披閲追思當時游從之樂未嘗不歎息而怊悵也

王篇　楊士奇

王篇一册考其圖書云周陽侯世家葢吾族兄孟堅之書余得之賓纖弟賓纖得之蕭子英子英孟堅内弟也孟堅多蓄書既死無子故遺書無為保蔵悉散落不存

嘗誦劉長卿生子詩且免琴書與別人之句竊以為無後者之慨然今世儒之家子孫不肖往往取先人書籍及所為文章博易所好甚者用易酒食視棄之猶棄土苴以陷於不孝而為人所僇笑者吾見之多矣如此亦何貴乎其有後哉

廣韻 楊士奇

廣韻一册洪武庚午余市之其直五百文既為友人持去後十年復市之其直亦然凡今民生日用之物歷十

年之久率增直十數倍獨書無所增豈售書者其操心獨廉哉抑好而求之者寡雖欲增而不能耶

跋木鍾集　楊士竒

木鍾集一册朱子門人永嘉陳埴器之著余初得於江夏樊思齊子賢子賢遺余他書尚多後率為親友持去今獨存此集及韓文耳余弱冠至武昌逆旅與子賢居相接一見相好如平生時年已七十其少與鄉人聶炳南昌包希魯交厚嘗親見虞揭歐陽原功許可用諸公

其為學有要領治詩經評論古今人物及忖度事後當成敗皆有理而浮沉市廛以賣書為業雖鄉人莫或知之者獨吳公啟佑時來就之然不知其意也頗喜作中州樂府以為馮梅栗之豪俊張小山之精麗當兼而有之時有所作輒為余詢焉余一日效其體和數篇見之愀然不懌曰老夫豈以是望賢者又曰老夫過矣余甚愧焉自是不復與余言樂府矣可謂愛人以德者也未幾而別別未幾遂卒惜哉不肖駑劣既無以副前輩之

望獨其拳拳厚意至於今未始一日忽忘之也故因此書識余之情

跋橘亭幽興集　楊士奇

右橘亭幽興集一冊集古棋法也友人鄧存誠數與余棋余不能勝存誠授余此集自是余頗勝存誠然僅勝存誠而已耳未有以勝餘人也始余未習棋授官翰林晚退之暇或與光大相聚以此為嬉光大機悟頴敏駸駸有造詣余不能及也是時同官能棋者頗衆以所造

深淺高下各相為耦日彰伯益一耦也光大宗豫一耦也用行民則一耦也崇璧與果之用之與余又各自為耦希範不及果之而差勝余然喜持論議不屈日彰嘗戲余曰吾棋如坐十一層塔頂公之棋殆在百尺井底乎余曰公尚未及李憨子吾豈不勝林和靖哉仲熙曰既不能及李憨子亦何用勝林和靖然仲熙棋尤下而篤好特過余數人者遇暇輒造用之及余或邀余兩人者就其家閉户以奕促婦具酒饌款客余以疾戒飲則

為粔籹代酒率嘗至暮或夜二鼓始散然仲熙未嘗一勝不勝未嘗不樂蓋好之而不留意得失者仲熙一人而已余嘗有詩嘲之云年中欲數輸棋日直自新正到歲除時又有好之而不能者若思幼孜能之而不為者伯厚也夫叨職侍近荷國榮寵閒暇不能及時進修以自見乃甘自棄若此且使後生小子視而效之廢學而敗德皆非小過然當國家太平之時吾徒職務之暇得以從容閒肆遣其情者皆上之所賜其安可忘乎故既

自訟吾過又以志幸遇云

跋通鑑前編舉要新書 楊士奇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婺金履祥編四明陳桱舉要起唐堯以下接乎綱目其體則編年其事則易書詩春秋其文則兼孔子春秋朱子綱目之法也刻在蘇州郡學余家一册録於中書舍人朱季寧蓋讀之竊有感焉孔子傷周東遷之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上失其所以為君下失其所以為臣彛倫斁而天下亂故作春秋以

正君臣父子尊卑內外之分以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向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焉春秋之書無作矣春秋之後降為戰國為秦漢以至隋唐五代其為斁且亂益甚朱子倣春秋作綱目亦孔子之意也向使戰國至於五代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焉綱目之書無作矣故春秋綱目之作皆以傷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於世也新書用春秋綱目之法乃比堯舜禹湯文武之事而書之果可乎哉綱目者繼春秋而作

以新書接綱目之前是無春秋矣其又可乎或曰此書簡要便於學者夫簡便者常情之所趨趨彼者必舍此使人皆求之新書之簡且便將舍易書詩春秋不講卒不知聖人之所以為訓可乎不可也此皆余之所惑而不能通者願有質焉

三朝聖諭録序 楊士奇

太宗皇帝初正大統故翰林之臣不及十數人詔吏部及翰林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其中士奇首膺簡

擢賜五品服肇建内閣簡七人專典密務皆進官士奇與焉屬時幾務孔殷常旦及午百官奏事退内閣之臣造扆前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下十數刻始退既建儲簡翰林之臣兼輔導士奇與焉旦上前奏事退必造東朝參侍經幄車駕北廵簡内閣二人輔監國士奇與焉仁宗皇帝宣宗皇帝嗣位所以寵任士奇者始終皆如永樂士奇祗事三聖三十有三年寵愈厚而官愈進負乘之愧夙夜靡寧嗚呼三聖遠矣當時共事之

臣或亡或退獨士竒今年七十有八衰病昏耄猶濫玷
朝行未已也誠孝昭皇后上仙梓宫歸葬士竒奉命祗
送旬月乃竣事其每旦展敬三陵之下追念舊恩五内
摧痛因記憶榻前所得玉音之詳者輯而録之釐為三
卷永樂居首洪熈次之宣徳又次之葢計平生所得此
殆十之一二而潦倒荒迷非惟不能悉述亦不能悉記
也有疑之者曰廷陛之宻可存於私乎輒應之曰吾惟
懔乎慮泯吾君之盛美是懼而遑他恤哉不觀於古乎

歐陽文忠公著奏事録及濮議司馬文正公著手録且記當時君臣問對之辭委曲而詳盡所以著一代明良契合之盛事蓋昔之大臣君子往往皆然義之所不能已也况臣之所録有聖德焉有聖訓焉有特恩焉臣惟懼録之不能詳也而奚暇他恤哉疑者既釋敬號曰聖諭録

明文海卷二百十一